



古城旧事

腌西红柿



梁建军

星期天，妻子早早起来到早市上买西红柿，准备做西红柿酱，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腌西红柿的情景。

当时，我家住在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宿舍院。立了秋，西红柿大量上市，院里腌西红柿成了一道风景，那可是人们冬天里吃面条的当家调和。

山西是面食之乡，西红柿酱就是面食的好搭档。那时的人们生活清苦，粮食供应粗粮多，细粮少，白面供应占35%。粗粮主要是玉米面和红面（高粱面），玉米面蒸窝窝多，红面做剔尖、擦尖都可以。吃面没调和不行，肉食凭号供应，肉炸酱不是平日里能吃到的，西红柿酱就成了最佳选择。

入秋后，是西红柿价格最便宜的时候，一两分钱1斤，是腌西红柿的好季节。我家有口小缸，能放几十斤西红柿。父亲一早早就到菜店排队买西红柿，买回来后要把破的烂的挑出去，个头大的、好的洗净晾干，下午就用洗干净的小缸腌制西红柿。腌制西红柿时，先放一层西红柿，把西红柿上面割个十字口子，有的索性把西红柿掰开，撒一层白色粉状的苯甲酸，像撒了层白糖，再放一层西红柿，再撒苯甲酸，直到放满，苯甲酸是用来防腐的。而后把缸口密封住，一冬天西红柿不会坏，随吃随拿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普及，人们懂得苯甲酸对身体不太好，这种腌西红柿的方法就被淘汰，开始直接做西红柿酱。

妈妈找来用过的葡萄糖玻璃瓶，洗干净，放在锅里煮好。把买回来的西红柿洗净，切碎，放在锅里熬。熬成酱后，从开水锅里捞出输液瓶，瓶嘴上放个漏斗，一边用勺子舀上滚烫的西红柿酱往漏斗里放，一边用筷子往瓶子里插，西红柿酱倒满后，用橡胶皮盖子密封盖好，西红柿酱就做好了。喜欢吃辣椒的，还把辣椒切碎炒好，一并放入西红柿中。

只要瓶子不漏气，西红柿酱放一冬天都没问题，吃一瓶开一瓶特别方便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口感也挺好。西红柿酱吃完后，瓶子保存起来，还能重复使用。

后来，家庭条件好了，不仅买了冰箱，后来还买了冰柜，储备西红柿，只需洗净，晾干，直接冻在冰柜里。食用时，需要几个取几个，冷水一冲，去掉皮，切碎，炒出的西红柿酱别有一番风味。

往事钩沉

无怨无悔从军记

迟到的录取通知书

涂启智



1984年的夏天特别漫长。中考已经过去一个月，我的录取通知书仍然杳无音信。

我报考的是师范学校。对于被录取我十拿九稳。当时就读学校属于全镇唯一重点中学。中考预选考试，我稳居年级第一，比第二名高出20多分。中考，我感觉自己发挥正常。依据历年中考升学情况看，只要成绩在年级前10名，考上中专都是顺理成章。

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。本来我喜欢看课外书，但现在一点心情都没有。

那时候，考上中专就是“跳农门”，立马吃上“商品粮”。因为考学难度很大，我们村已经好几年无人“跳农门”了。

一天，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小伟来找我。小伟家在镇中心附近的郊区村，离我家十多公里。他也报考师范，他的录取通知书已在三天前收到。听他说，录取通知书都寄到中学，由各班主任老师分送给

学生。我一听，可急坏了，心急火燎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小伟连忙安慰我：“别着急！我成绩还没你好，都能被录取，你收到录取通知书是迟早的事情！”

“可能你们班主任临时有啥事，耽误了送通知书……”小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我决定去班主任孙老师家里去询问究竟。孙老师一家5口都住在学校，听说他父母还在老家生活。匆匆吃过午饭，小伟陪我一起去学校。孙老师没有在家，大门紧锁。询问旁边留校的老师，老师说，孙老师回乡下了，好像他父亲病了。

我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校门。

“涂启智！”突然前面有人叫我，抬头一看，是学校教导处的王老师。我有气无力回答：“王老师好！”“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！”王老师笑着说。仿佛快要枯萎的禾苗沐浴甘霖，我浑身瞬间有了力气。“是真的吗？我还没收到！”“老师还能骗你？

我亲眼在孙老师那里看到。他这两天有事回老家，应该快回来了……”

我一路小跑，哼唱着歌曲。近一个月来等待的揪心以及焦虑的乌云，此刻都烟消云散。

三天后的下午，孙老师骑着自行车，满面春风来到我们家，将师范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上。孙老师还告诉我，我的中考成绩是全年级第一，超出中专录取分数线80分。初中三年，我在校住宿，每星期带5斤粮食，每天只吃8两饭。家里粮食总是青黄不接，周末回家，饭锅亦是稀汤寡水的。

当晚，母亲破天荒做了一大锅干饭，没有像往常那样掺一堆萝卜丝垫底。菜，除了亘古不变的萝卜白菜，还有一钵子鸡蛋羹。我一气狼吞虎咽三大碗白米饭，母亲也很享受地细嚼慢咽两碗。然而，母亲竟然哭起来，眼泪叭叭往下掉。同时，又抑制不住开心的笑容。母亲喜极而泣，是苦尽甘来的欣慰。



收割芝麻

秦闫

周末在回老家途中，车子刚驶入不知是山依靠着路还是路倚靠着山的地界儿，满坡白花映入眼帘，很是惹眼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儿，一眼便知这是芝麻在开着花。我把车停在了不碍通行的大树下，俯瞰这满坡芬芳。倏然，一阵风吹开了沉浮在我脑海中的往事。

年少时烈日当头的夏天，收割芝麻只能起一个大早。东方欲晓之时，我们兄弟仨便学着父亲在脖子上挂一条毛巾，蹭着露水，开始收割芝麻。芝麻上的青虫、七星瓢虫等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进度，而妨碍我们的则是在收割芝麻时不能像摘玉米、挖花生那样赛着看谁干得快，而是要慢，因为成熟了的芝麻，随时都有可能在烈日的暴晒下炸裂开来。所以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只能在空地上铺上一大块雨布，将收割好的芝麻用麻绳捆成几捆，小心翼翼地将它们

平放在雨布上，然后“打包”带走。如果不轻手轻脚，那就把芝麻给糟蹋了，落在地上可不好捡，用父亲的话说那是“遍地流油”。

等所有的芝麻都成为“囊中之物”时，我们几个男子汉或抬或扛把它们弄回家。几捆芝麻架在一起立着“人”字，放到场院上。倘若天气晴好，晒个两三天芝麻就直接炸开掉在水泥地面上，省了不少人工。但是总会有不愿“出世”的一小部分芝麻，这个时候，只好将它们磕打下来，这样芝麻和外壳就彻底分离，一粒不剩了。

农村有个习惯，不管种没种玉米、小麦、水稻等农作物，反正芝麻总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芝麻寓意着家中的学子学业有成，家中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在外的工作步步高升。看着芝麻花从下往上开放，心总会有个盼头。



修凉鞋

刘兵

小时候，家里经济拮据，我和弟弟俩过夏的行头极简约：两件换洗的白背心，两条杂色大裤衩，在家里或外面玩耍都穿着最简易的塑料凉鞋。

有一年“六一”，母亲可能见旧鞋实在是穿不下去，便给我们小哥俩新买了两双较为便宜的塑料凉鞋和泡沫拖鞋，叮嘱我们穿时要爱护。

虽然我们脚上简陋，但在那个崇尚节俭的年代里，却并不丑，大多数玩伴夏天的“行头”都差不多。

男孩子的活动量天生就大，尤其是在漫长的暑假里。我和弟弟几乎整天在外面野，踢小足球，下河摸鱼，打篮球，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。小县城里外，到处留下了我们玩耍追逐的足迹。脚上的凉鞋因此损耗特别大，况且还是低质的廉价品。

有一次，我穿着半新的凉鞋带球过人，接着利用身高的优势，来了一个漂亮的腾空投篮。虽然球进了，但感觉我右脚的鞋底掉了，左脚的鞋带被挣断。只只受损，我不得不打赤脚，坚持把下半场余下的10分钟打完。散场后，在一阵欢呼声中，我提着鞋子，心情糟糕透顶。

同队的猴哥安慰我：“阿兵，现在去我家。我想办法补好。免得你回家挨骂！”

猴哥的家就在旁边。我打着赤脚，柏油路面晒得发烫，碎石硌得脚板生痛，好在不大一会儿就到了。

猴哥心灵手巧，翻出一根半截长条锯片，在煤炉上烧红，接着用水把废布打湿，缠在锯片一端，“哧啦”几声响，冒出阵阵青烟，就把鞋底牢牢“焊”到鞋帮上。他又干脆把左脚的塑料带子焊在鞋帮上。我试了试，跳了几脚，跟以前一样。就是细看，显得不雅观。

这事我瞒着没跟家里的大人说。为彻底消除穿鞋时的隐患，那年暑假，我跟着猴哥等小伙伴，顶着热浪，搞了整一月力所能及的勤工俭学。我用辛苦挣来的钱，给自己和弟弟买了两双轻便球鞋和时尚舒适的人字形拖鞋，还给姐姐买了镶嵌着“红宝石”的水晶塑料凉鞋。

新学年的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。老年朋友，每当看到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步入学校，您是否想到自己当年的求学经历？在过去的那些年代，艰难的求学之路让大家体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欢迎供稿，讲述“我的艰难求学路”。

电子邮箱:tywblr@163.com

截稿日期:8月24日

普及储粮知识

黄茂洪

1959年，我从武汉粮食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山西省粮食厅，从事粮食仓储方面的研究及管理工作。工作的几十年间，我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，发挥技术和管理能力，为我省创建“四无粮仓”（无虫蛀、无霉变、无鼠害、无雀扰）及安全储粮、科学保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最难忘的是，为帮助农村种粮专业户保管好粮食，我曾花费半年多的时间，一方面深入到全省各地了解情况，另一方面下工夫整理资料，与同事编著了《农村粮食储藏》一书。该书于1985年3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发行3万册。它介绍了储藏粮食的科学方法，简便易学，实用性极强，受到广大种粮专业户的欢迎，填补了我省农村种粮专业户科学保管粮食的空白。

时光匆匆60载，当年的从军经历却恍如昨日，记忆犹新。

1962年，正在太原五中一心准备考大学的我，响应国家号召，参军入伍。

那年的7月23日，天还没有亮，我们新兵连战士就从太原集中点出发，赶往火车站。出发地离火车站很远，穿着新军装，背着新背包的新兵们在带兵首长的率领下，急匆匆静悄悄地行走在迎泽大街上。望着昏黄的路灯和熹微的晨光，些许离愁别绪悄然袭上心头。

火车站里送别的人很多。有的父母兄妹相送，有的同学亲友告别。我因为父亲忙于工作，母亲病在床上，弟妹年龄尚小，同学备战高考，故而没人送行。

上了专列，带兵排长认真和气地对我们30多个新兵说：希望大家注意安全，保持安静。

“呜——”长长的汽笛声响起，车轮缓缓起动，渐渐加

王运廷

征稿启事